

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三

臨海誠齋金鶚

四阿反坫考

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謂反坫外向室也案外向之室
不見于經傳惟門外塾之室可稱外向然未聞名爲反
坫且大夫士皆有塾不獨天子有之也況反坫文承四
阿下與重亢重卽常累復格相承皆言堂上棟宇之制
其非門外之室明矣黃東發日鈔引此以證論語郊特
牲反坫謂立反坫於臺門之外如今行在所之騏驎院

又謂兩君之好欲容其儀衛之眾故爲外向之室非反
齋之站也然明堂位云反站出尊崇站康圭是知論語
郊特牲反站實反齋之站也大門外有兩塾已足容儀
衛之眾何必又爲外向室乎特是論語郊特牲反站可
解爲反齋之站而逸周書反站卻不可解爲反齋之站
以文在四阿重亢重郎之閒不宐於此言反齋之物況
反齋之站諸侯亦有之而四阿重亢重郎等制則天子
所獨有是此站非以反齋明矣竊思堂之四隅有站屋
之四隅曲而翻起爲阿四阿反站者謂阿反于站上也
阿有在屋之前後者取於曲京曰阿之義

廣雅云四起
曰京曲京曰

阿檐宇屈曲司馬彪注莊子云阿屋檐也謂之阿閣五架屋前為底

古詩阿閣三重階此則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之士昏

禮所謂當阿也士昏禮當阿今文阿為底是阿阿有在

屋之四隅者取於偏高阿邱之義爾雅釋邱說言前後

阿邱是高位四隅檐宇曲而翻起如阿邱之高聳故曰

四阿此則惟天子有之斯干詩言宣王之宮如翬斯飛

以四隅之阿言也如鳥斯革言前後之檐阿也如翬斯

雖亦曲而稍起但不若四隅之高故前後如鳥之張其

翼四隅則如聲之飛起也孔疏謂斯革斯飛言檐阿似

未確考工記殷人重屋四阿此天子之明堂也然天子

四注惟明堂有之四阿則大廟路寢

皆有鄭注以四阿爲四注非也詳天子諸侯屋有四注辨

阿反坫反之爲言翻也諸侯大夫士四隅檐宇雖亦稍

起而不高翻故不謂之阿而謂之榮榮一曰屋翼但如

翼之張而已四阿反坫當以四字爲句與下重亢重郎

常累復格等以二字爲句者不同故特首列之重亢重

郎常累復格皆在內四阿則在外自外說向內也又天

子之宮所以異于諸侯者重屋也四阿也止此二事重

亢重郎常累復格皆重屋之制

孔晃注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常累系也復

格累芝栢也案郎與廊通前漢董仲舒傳游于巖郎之上郎卽廊也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是廊爲檐宇也巖廊謂廊之高峻者卽上林賦所謂高廊也晉灼注漢書以廊爲堂邊廡非也重郎卽明堂位重檐孔晃以

累屋解之亦未昀復格惠半農以爲卽複竿是也凡覆于上者皆謂之屋重屋非徒複竿也重亢重卽常累復格皆重

屋也四阿止二字與下不稱因加反坳二字以足之且阿有在旁在隅之別曰四阿反坳明其在四隅者見其爲天子之制也孔晁不得其解亦以二字爲句釋四阿爲四下四下猶四注也失與考工記注同反坳爲外向室後儒莫能指其失故特正之

五穀考

五穀自古無定論鄭康成注疾醫五穀謂麻黍稷麥豆據月令爲說也其注職方五穀則以爲稻黍稷麥菽有稻而無麻與素問金匱真言論合趙岐注孟子高誘注

淮南子

脩務訓神農播五穀相土地宜

漢書音義引韋昭說皆與此同

盧辯注大戴禮楊倞注荀子

儒效篇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

顏師古注

漢書皆與疾醫注同王逸注楚辭大招又以爲稻稷麥

豆麻則稻麻竝舉而無黍逸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

稻粟菽

粟卽梁也

則無麻稷而有粟管子言五土所宜之種

曰黍稷菽麥稻

稷卽稷之黏者

則無麻粟而有黍諸說不一皆

非確解近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極辨秦漢以來稷

梁溷一之非至詳且悉而于五穀之名猶未考定也鶚

謂五穀者以其爲飯者而言也飯爲食之主軀命攸關

故孟子謂五穀熟而民人育也然則五穀可得而定矣

曰黍稷稻粱麥何以知之周官膳夫王食用六穀食醫
會膳會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
宜苽可知六穀爲稌黍稷粱麥苽也內則言飯黍稷稻
粱下又言麥會苽會可知六者皆可爲飯矣六穀以稻
粱爲美古人貴者老者會稻粱賤者少者會黍稷黍稷
稻粱爲常會麥苽則暫會之秦風每會四簋毛傳云四
簋黍稷稻粱玉藻注謂諸侯日會粱稻各一簋內則疏
謂諸侯朔會四簋黍稷稻粱天子則加以麥苽可知常
會者黍稷稻粱也觀內則言飯只列黍稷稻粱而于麥
苽則別舉于後可見矣苽爲雕胡其米所出頗少惟天

子諸侯得暫食

內則注以蠲醯醢會以下十六物爲人君燕會孔疏以爲諸侯之禮則諸侯亦

得會苾不獨天子也

而麥則貴賤皆會之職方氏青州宜麥董子

謂春秋麥禾不成則書之可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

然則六穀去一而爲五穀當存麥而去苾矣故知五穀

爲黍稷稻粱麥也若苾與麻古人用爲簞實以佐飯不

以爲飯也惟極貧之家大饑之歲或以苾爲飯檀弓所

謂啜菽漢書所謂民會半菽者也

麻飯不見經傳惟仙家有胡麻飯非常人

所是則五穀不當數麻苾矣稻粱爲最美之穀日會所

需而諸家數五穀反或逸之不亦謬乎月令素問逸周

書管子或別有取義皆不可以定五穀之名也

星辰說

星者五行之精聚而為五星也

水曰辰星火曰熒惑木曰歲星金曰太白土曰

星辰者天之十二次即二十八宿也

辰為日月所會所會即在二十八宿

如孟春日在營室是會于室宿也

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經故與日月

列而為四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

本

子皇極經世說

此天之四象也星屬日故文从晶从生

見說

晶

省即為日也辰屬月故辰有十二月亦有十二也淮南

子云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

見天文訓

逸周書云星以紀

日宿以紀月

今本作辰以紀日案此篇所言九紀即左傳六物而析時為四又文選注引九紀作

九星以為日月星辰四時歲今本以辰宿日月春夏秋冬歲為九紀宿即辰則辰當為星矣辰蓋星之譌也孔

晁解辰爲日月所會
是在晉時已謫矣與漢書律厯志音以紀日律以紀

月之理同蓋星與音皆合五行五行各有二故以紀十

日如甲乙木丙丁火是也辰與律皆十有二故以紀十二月此皆

星屬日辰屬月之證也左傳昭七年以歲時日月星辰爲

六物周語以歲日月星辰爲五位鄭注虞書以星辰司

中司命觀師兩師爲六宗注小宗伯以日月星辰爲四

類小宗伯云北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先鄭云四類日月星海海在四望之中不在四類後鄭改爲

辰是也但云北日于東郊北月與觀師于西郊北司中

司命于南郊北兩師于北郊則其說未當大宗伯言祀

日月星辰司中司命觀師兩師星辰在司命司中之上

與日月並列何以無北當云北日于東郊北月于西郊

兆星于南郊兆辰于北郊所謂兆四類于四郊也兆司

中司命于南郊兆觀師兩師于北郊與星辰當別爲壇

蓋星辰祀以實柴司中又曾子天圓篇以星辰之行與司命等祀以楮燎也

日月之數對左傳星辰之神與山川之神對祭法謂日

月星辰民所瞻仰與山林川谷對淮南子謂星辰天之

期與日月天之使對天受日月星辰與地受水潦塵埃

對是辰與星別不得以星辰爲一物也虞書言厯象日

月星辰中庸言日月星辰繫焉列子天瑞篇言日月星宿

宿卽辰也積氣之有光耀者淮南子言星辰以之行原道訓曰

象曰繫曰光曰行明是有星周禮凡兩言二十八星不得以次舍

爲無星也益稷疏謂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是以辰爲無星也宋儒因有天無星處皆辰之

說諸書皆言星辰而列子言星宿又可爲辰卽二十八

宿之一證也虞書堯典僞孔傳云星四方中星辰日月
所會孔疏云此星辰其爲一物鄭注亦以星辰爲一果
爾則左傳何以稱六物周語何以稱五位乎且五星爲
在天最大之星其行有遲留伏逆厯象何獨遺此乎四

中星卽二十八宿
是不及五星矣

堯首命羲和治厯舜首察璣衡以齊

七政其事正同鄭注以七政爲七緯

日月五星也

可知厯象

必及五星矣

尙書大傳以七政爲七始謂天地人春夏
秋冬其說非是史記以七政爲北斗七星

七星亦主七緯則
仍不遺五星也

又月令云乃命大史司天日月星辰

之行宿離不忒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宿離猶言躔離

鄭注

離讀如儺偶之儺謂其屬馮相
氏保章氏相與宿偶審候非也

日月五星皆躔二十八

宿亦可知五星與日月並重治麻者所必及也淮南子
言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其明證矣孔疏乃謂敬授人時
無取五星謬矣蔡傳謂星兼經緯亦非也周語云歲在
鶉火日在天駟月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
也韋昭注云斗柄斗前也星辰星也斗指斗牛之斗辰
星謂水星可知凡以日月星辰類舉者星必指五星非
二十八星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
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此十二辰指自子至亥十
二支左傳所謂浹辰成九年傳浹辰之間淮南子所謂十日十二
辰合而爲六十者也辰非二十八宿故星亦非五星注

疏引周語五位解之非也夫星之文从日與日爲一類
禮運云天乘陽坐日星惟其從日故諸星惟五緯最大
而明鄭風云明星有爛爾雅以啟明釋之郭注云太白
星也韓詩亦云太白晨見東方爲啟明鵬冠子云天者
明星其稽也此則統言五星陸佃注以明星爲二十八宿然二十八宿多有不明
者故知爲五星也古文星从晶晶精光也見說文光精故明然則
星之本義當專指五星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釋
名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非本義也辰從月月之光不
大明故二十八宿中有最小而暗者如女鬼之類可知諸家
以星爲二十八宿非正義也星辰之解當以鄭君大宗

伯注爲最確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賈疏云辰卽二十八宿也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此星辰正義也然對文則別五星非辰二十八宿非星散文則通五星亦可言辰二十八宿亦可言星惟星辰可互通故閒有合爲一物者諸經惟益稷洪範孟子保章氏星辰當合爲一而所指又各不同益稷日月星辰是繪於衣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左傳云相二年三辰旂旗律麻志以三辰爲日月北斗

詳招搖在上解

是所畫者日月北斗也畫於衣當與旗同以星

辰爲一章可知此星辰爲北斗也公羊傳云

昭十七年大火

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春秋繁露

奉本篇

以北

辰爲北斗尙書大傳旋機謂之北極亦卽北斗是北斗

亦可稱辰矣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注云五星有

贏縮圓角故謂變動二十八宿爲恆星不變可知此星

辰爲五星也

下文星土分星是二十八宿

皋陶謨撫于五辰五辰爲

五行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注以三辰爲日月

星此星字該得廣五星亦在其中是五星亦可稱辰矣

辰時也日月星皆示

人以時故稱三辰

洪範言五紀三曰星辰二十八宿

爲四時中星可紀節次五星則不然可知此星辰爲二

十八宿也孟子言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推日至用列宿而不用五星趙岐注云星辰日
月之會可知此星辰亦爲二十八宿也周禮有二十八
星堯典鳥火虛昴皆言星是二十八宿可稱星矣若五
星得專辰之稱者惟水星二十八宿得專辰之稱者惟
心房淮南子云辰星正四時常以春分効奎婁

注云効見也

夏至効井鬼秋分効角亢冬至効牽牛出以辰戌入以

丑未一時不出其時不和故水星得專辰名也左傳云

昭元年

商邱主辰又云

昭十七年

火出于夏爲三月三月爲建

辰之月故心星得專辰名也

辰爲大火大火心星也

初學記引夏

小正八月辰則伏注云辰房星農字从辰說文農房星

爲民田時者也故房星得專辰名也至于星之專指三

十八宿者洪範星有好風好雨箕好風畢好雨月令季冬星回

于天召南嘒彼小星唐風三星在天鄭箋以此類是也爲心也

祭法幽宗祭星史記天官書星者金之散氣注云眾星

列布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此星字泛說指有

名者而言漢書天文志所謂中外官凡百七十八名積

數七百八十三是也祭法兼五星史漢不兼五星論語眾星其北辰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如雨此星亦泛說并兼無名諸小星而

言也論語經緯星皆在內春秋專指無名諸小星此皆散文則通之例也推

而廣之日月亦可言星馮相氏掌天星下言日月星辰
是天星內有日月逸周書日月列九星中此日月可言
星也日月與星同稱三光故其義得通要之皆非星辰
本義也豈可以通義而沒其本義哉二句總結對文則別以下若夫
邵子謂天無星處皆辰朱子以辰爲天壤漢儒初無此
說其謬可不待辨而明矣

屋漏解

屋漏向無確解爾雅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注未
詳其義大雅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毛傳但引爾
雅解之鄭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旣畢改設

饌于西北隅。屏隱之處。孔疏云：室內可以施小幄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按詩以屋漏承爾室之下，爾雅載屋漏於釋宮，則屋當如字，不應破屋爲幄。釋言訓陋爲隱，本是陋字。堯典以側陋對明，是陋爲隱也。故其文从阜，屋漏之漏，說文作漏，云屋穿水下也。从雨在尸下，尸者屋也，是其義不得訓爲隱。釋言陋或作漏者，聲之誤也。凡向南爲明，向北爲暗，此陰陽之義。故室東南隅爲窻，西南隅爲奧，皆以幽隱言。東北隅爲窻，西北隅爲屋漏，皆不以幽隱言也。且祭畢改饌于西北隅，卽是陽厭。曾子問云：有陰厭，有陽厭。又云：當室之白，是謂陽厭。

鄭注云祭成人始設奠于奧在未迎戶前謂之陰厭戶
饌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夫曰當室之白而以
陽稱豈得以西北隅爲隱闇之處乎鄭說誤矣特牲饋
食禮云佐食徹戶薦俎敦于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鄭
注云戶饌而改饌于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此謂
陽厭扉隱也不知陽厭本取其明而以幽闇言之是陰
厭非陽厭也此扉字當从少牢下篇古文作第少牢下
篇扉用
席注云古文訓爲藉第者草盛而地行人履之義與藉通
文扉作第鄭據爾雅以扉爲隱釋言云
扉隱也然曰隱用筵文義其可通
乎或以几在南扉爲句然少牢下篇扉用席承右几之

下豈可以右几屏爲句乎其亦誤矣惟解曾子問當室之白云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此乃合陽厭之義弟戶在室東南西北隅去戶頗遠而謂得戶之明抑又誤矣太平御覽引舍人爾雅注云古者徹屋西北屏以炊浴故謂之屋漏劉熙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外者輒取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旣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喪大記云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薪用爨之此謂廟後之西北屏非謂室中之西北隅也西北屏在廟之後人所罕至故爲隱陋之處

簷下可以積薪

廟有北墉墉上有簷坐于外約數尺簷下可積薪其東北隅有北堂堂下有北

階非積薪之所也

其薪爲祭祀爨饔因藏之于此不得褻用也

禮取以炊浴所以神之也周官甸師掌耕耨王藉以供粢盛又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則饔爨之薪亦必甸師納之而西北扉所藏亦必甸師掌之故爨浴之薪必使甸師取之甸師卽甸人也經文明言徹其薪則非屋材可知若撤毀屋材則當使匠人不當使甸人矣而舊說或以扉爲門扉或以扉爲屋簷皆謂抽取屋材

熊氏謂屋

外之薪其說獨得

劉熙謂撤毀室之西北隅以示不復用孔冲

遠則以廟爲正寢

經文明言廟何所據以爲正寢此說亦非

謂主人已外此

堂無復用夫以舛者而毀廟寢之屋實悖於理廟室爲

神主所藏豈可毀壞使雨漏入且凶喪非常之事而因

此爲室之常名其名亦不正也孫炎注爾雅云

見詩屋

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其說視諸家爲優

孔冲遠反以其

說爲非此疏家必宗傳注之失然日光所由入者尙未曉也鶚竊思古

人之室東北隅得戶之明中閒北墉下得牖之明至西

北隅則與戶牖不相直不可不穿壁以取明于此蓋有

向焉豳風云塞向墜戶冬月塞向以禦北風之寒然未必盡塞疑當用簾薄之類仍可

以取明也毛傳云向北出牖也韓詩云北向窗也向蓋小於

牖其制又與牖殊故不名牖而名向說文釋向與毛傳

同廣韻又以牖釋向蓋以向爲牖之類

鄭注明堂位云鄉牖屬注士虞

禮云鄉牖一名也

故舉類以釋之而以向爲北出牖其實古人

之室竝無北牖也士虞禮云祝從啟牖鄉牖鄉竝舉則

鄉非牖可知諸經無南牖之稱則無北牖亦可知若有

北牖則當言南牖以別之矣喪大記寢東首于北牖下

此牖字當爲墉字之譌

注云北牖或爲北墉釋文云牖舊音容可知此經本作墉墉與

牖相似後人傳寫因譌爲牖孔疏不能辨其誤乃有遷于南牖之說朱子採入論語集註讀者鮮知其非矣

士喪禮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可證也郊特牲云

亳社北牖使陰明也又可知寢室無北牖矣寢屬于陰

又當避風必不在牖下北墉下當室之中閒此處無牖

故宜為寢息之所古人寢恆在此不必疾病也何以知

之東北隅當戶為飲會之所故謂之宜宜與頤通頤者養也玉藻

云君子之居恆當戶謂會時也江慎修不知此義引檀弓當戶而坐以駁之非

也非會時則常居西南隅曲禮謂人子居不主奧可知

為尊者所常居也曰居則皆非寢所矣居字本作尻坐也孝經仲尼居

曾子侍論語居吾語女是居為坐寢不得為居也東南隅近戶人所出入牖下

向下又皆當風向明之處非可寢息故知寢必于北墉

下也大記既夕記寢東首于北墉下為東首記之非為北墉記之也平時寢雖東首亦有隨意所適者

至疾病則必東首以受生氣故特記之至于北墉下則

平時疾時皆然不必特記記者帶言之亦以見飯于牖

下自北墉北墉下既為寢息之所不得有牖亦不得有

而外遷耳

向則向在西北隅無疑矣西北隅有此窗則日光自窗
中漏入故名屋漏所謂當室之白亦以此也中庸疏云
以戶漏明其處故稱屋漏此沿禮記鄭注之誤不知所
謂漏者其光必不廣長戶之光明何得謂之漏邪近邵
二雲爾雅正義謂隱蔽之處時見日光不知漏者必有
隙而日光漏入如屋下之漏雨何得以隱見日光爲漏
邪總不知西北隅有向故妄解耳屋漏可見天日漏雖
啟明
卻不見天日
惟向得見之此乃天人相接之處神之監臨莫顯于此
室中雖無人而神已見之故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
漏又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覲也鄭箋謂諸侯卿大夫助

祭在女宗廟之室尙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此泥
于祭祀陽厭之禮與經意不合經未嘗有祭祀之意所
謂室者以寢言非以廟言也鬼神無乎不在下文神之
格思亦不必在祭時也毛公只引爾雅西北隅謂之屋
漏知其不以祭祀爲解矣廟與寢同制則西北隅亦有
向明堂位以達鄉爲天子廟飾疑向有大小惟天子之
向最大充明洞達故曰達鄉鄭注云鄉夾戶窗每室八
窗爲四達此本考工記世室四旁兩夾窗之說然夏世
室卽周明堂明堂與宗廟異制鄭以明堂釋廟制亦非
也此皆不可不辨正者也

樓考

古之所謂樓者非今之樓也今人于堂室上作樓或再重或三重皆謂重屋考工記有重屋之名其制則與今異鄭注云重屋複竿也

說文云竿迫也瓦之下芬上釋名云竿迫也編竹相連迫竿也

豈如今之樓哉嘗疑古之樓經傳皆未明言今詳考之乃知古所謂樓者卽考工記宮隅城隅是也鄭注云

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

浮思一作浮思

賈疏云按漢時東闕浮

思災言災則浮思者小樓也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鄭

注云闔者謂之臺孔疏謂兩邊起土爲基

郊特牲疏基作臺

上起屋曰臺門城門兩旁亦有臺鄭風云出其闔闔毛

傳云闔曲城闔城臺也門臺城臺皆曰闔爾雅釋宮云

闔謂之臺是也若靈臺囿臺不名爲闔爾雅所謂四方

而高曰臺此則臺之正稱也

門臺城臺本非臺以其制似臺亦通稱爲臺耳又

云陝而修曲曰樓文與四方而高曰臺相連則樓在臺

上可知靈臺囿臺其上起屋曰榭所謂臺榭指此也門

臺城臺起屋則謂之樓月令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鄭

注云高明謂樓觀也兩觀有樓謂之樓觀此樓在門臺

之確證諸侯門臺在雉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言災則觀上有樓又可知矣

爾雅云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也釋名闕在門兩旁

中央闕然爲道也觀觀也于上觀望也闕又名象魏鄭司農注周禮云象魏闕也蓋門兩旁爲臺中央闕然故

謂之闕其上可觀望又懸法象以示人故又謂之觀法
象所懸而其上又有樓高魏魏然故又名象魏雉門及
兩觀災孔疏引天子諸侯
臺門是門臺卽兩觀也 左氏僖五年傳公登觀臺而

望書雲物觀臺者觀之臺也孫炎注爾雅謂闕者積土
如水渚可以望氛祲是諸侯觀望雲物卽在門臺其上
故空有樓禮運謂孔子出游於觀之上以有樓故可游

先儒謂諸侯有二臺一曰時臺一曰囿臺時臺亦曰觀

臺以觀臺爲臺名

五經異義及服虔左傳注皆云然

非也天子門臺則

設于應門蓋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

天子諸侯皆三朝三朝以治朝爲正正門者對正朝之門也

屏設于此觀亦設于此

入此門爲治朝臣當審思其所闕故屏一名杼思觀樓

亦名桴思釋名作罍思謂罍復也思思也臣將入請事

於此復重思之也屏上亦有屋以蓋屏牆

見考工記疏

與門

臺上架屋略相似又同在一處故皆有桴思之名也三

輔黃圖云闕觀也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可知天

子兩觀必在應門矣逸周書作雒解應門庫臺謂應門

兩旁有臺臺上有樓可藏器物故曰庫臺觀樓亦通稱

榭鄭注禮運云榭器之所藏也靈臺固臺遠于王宮不

藏器物而觀臺則迫近王宮其外雉門有禁

周禮閭人掌守王宮

中門之禁鄭以中門爲雉門

故其上可藏器物也天文家謂庫樓十

星一名天庫則樓以藏物可知孔晁注謂門皆有臺于

庫門見之誤矣樓之制本與榭不同月令臺榭與高明對舉高明是樓觀則臺榭爲靈臺囿臺之屋可知而門臺城臺之屋不得爲榭亦可知矣蓋靈臺囿臺其形正

方

爾雅所謂四方而高也

則臺上之屋亦必正方故名爲榭與無

室曰榭同名孫炎注爾雅云榭但有堂堂之形固正方

也

榭爲射宮故字从射楚語云榭不過講軍實宣十六年經成周宣榭災杜注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

榭案爾雅有木者謂之榭與無室曰榭前後別出其非同物可知榭爲講武之宮必非在臺上孔疏謂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是誤合爲一也榭無室是無牖戶臺上之榭

亦無牖戶可闔此所以不藏物也門與城皆陝而長則兩旁之臺必不爲正方而爲長方故其臺上之屋亦長

方陝而修曲別謂之樓不名榭也孟子岑樓趙岐注山之銳嶺者爾雅釋山云山小而高岑其形如樓故曰岑樓六韜軍略云視城中則有飛樓左氏宣十五年傳解揚登諸樓車飛樓卽樓車也車之形狹而長飛車偵敵其制最高有似于樓故曰樓車以此二者證之陝而修曲明矣然門臺城臺其形亦四方郭注間謂之臺云積土四方蓋長方亦可謂四方算法方田開方皆有長方不必正方也故得通名臺樓在臺上與榭大略相似故得通名榭爾雅有木者謂之榭文承閣謂之臺之下此樓榭通稱也樓有牖戶釋名云樓言牖戶之間諸射孔婁婁然也有牖戶可闔則必有房此所以得

藏物與榭異也

城門爲守禦要地必有軍器蓋藏于城樓也

門臺城臺旣皆

四方臺上之屋亦皆四方故又謂宮隅城隅考工記次

宮隅于門阿之下以臺在門旁其制相連也次城隅于

宮隅之下以類而竝列也隅樓聲相近故隅又名樓邨

風俟我乎城隅毛傳謂城隅以喻其高則必指城之樓

臺而言也漢書集注云今長安故城西俗呼貞女樓卽

建章闕也

建章宮名漢武帝建在長安城西

楊震關輔古語云長安民

俗謂鳳皇闕爲貞女樓

鳳皇闕卽建章闕也闕上有金鳳高丈餘故名鳳皇闕三輔黃

圖謂又有鳳皇闕亦在建章宮貞女木名

三輔黃圖云別鳳闕并幹樓高五

十丈此漢制雖與古不同亦可見闕可名樓也越絕書

吳大城陸門八其二有樓小城門三皆有樓可見古之
城門有樓也列子登高樓臨大路當是城樓此又門臺
城臺有樓之證也宮樓城樓其制亦有不同宮門之兩
旁有樓而其上則無樓城門之兩旁有樓而其上亦有
樓宮樓分爲二城樓合爲一何以知之考工記言門阿
之度阿是門屋之曲檐可知門上無臺左氏定三年傳
邾子在門臺杜
注門上有
臺上字非無臺則無樓矣故曰兩觀曰雙闕明其有二
也宮門爲朝會之所宜有儀容以壯觀瞻故樹雙闕于
左右而門上不作臺若城門爲扞禦之地不尙容儀而
貴鞏固故門上亦有臺有臺則有樓今之城樓
猶存古制此其異

也至其高度亦有不同考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

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注云雉高一丈

門阿之制以爲

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賈疏謂王城隅高九雉城高七雉上公城隅高七雉城高五雉侯伯以下城隅高五雉城高三雉隅皆謂樓則樓高二丈門臺則與門阿等城臺則與城等可推而知也戴東原以隅爲臺則臺太高于門阿且記文宮隅與門阿相次阿爲屋則隅亦當爲屋不得爲臺也天子諸侯門阿亦宜降殺天子五雉諸侯必三雉其宮隅則五雉鄭注謂諸侯宮隅門阿皆五丈是門阿與天子同旣無等殺而雙闕

不高出于門阿又不見其魏然何得為象魏乎

左傳季桓子御

公立于象魏之外是諸侯之闕亦名象魏也

惟侯伯子男城隅皆五雉不復

降殺者蓋城以禦寇不可大卑若子男城隅三雉則城

高一雉何以守禦乎故不復降殺此窮則變之例也

凡禮

不降殺者皆別有其義如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大夫

三門二朝士則二門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

三月也禮言諸侯臺門則諸侯亦得有兩觀據左傳莊公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不特魯有之公羊以兩觀

為僭何休因有諸侯內闕一觀之說殊不知一觀不成

體制闕在門兩旁不得有內外此其說亦非也樓之可

考如此又星經市樓六星在市門中則古之市門其上

當有樓蓋司市官所居以察商賈者其樓不必有臺此別一樓也古之樓在門臺者類皆以觀闕象魏之大名稱之又或名宮隅又或通稱爲榭而罕稱爲樓其在城臺者類皆稱爲城隅又或通稱爲榭而罕稱爲樓此經傳所以罕見而後人遂不知其制矣至于今之樓則始於漢漢書郊祀志云武帝時公玉帶公玉姓帶名上黃帝時明堂圖上有樓名曰昆侖昆侖三成其樓亦三重可知帝作明堂如帶圖而重屋之樓由是以起殊不知古之明堂實無樓也許氏說文訓樓爲重屋但以漢制釋之其亦考之不詳矣

舜崩鳴條考

孟子謂舜卒於鳴條趙岐注但言地名後儒多據史記淮南子以爲鳴條在零陵最爲謬妄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淮南子脩務訓云舜南征三苗遂外蒼梧高誘注舜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馮欒縣今永州府江華縣是也東北零陵之南漢書地理志零陵郡營道縣注云九疑山在南檀弓舜葬于蒼梧之野鄭注云舜征有苗而外因畱葬焉蒼梧周南越地今爲郡此世儒所據者也考零陵今爲湖南永州府與廣西相鄰九疑山在永州寧遠縣去舜都蒲坂三四千里舜曷爲卒

于此乎堯老舜攝舜巡狩四岳則舜老禹攝禹亦當巡
狩舜何必躬行也且巡狩亦至衡岳而止今九疑去衡
岳五百餘里非巡狩所當至也汲郡古文云帝舜三十
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可知舜不巡狩矣至謂
舜征有苗則尤不然聖德至神四方風動有苗雖頑當
無不化卽或不率亦第使禹征之何必親征乎汲郡古
文云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禹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可
知舜不出征矣王充論衡曾辨其非劉知幾史通又辨
之足正千古之謬然于鳴條所在則自古至今未有能
指其實者鶚案汲郡古文帝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五十年陟是卒于鳴條與孟子合鳴條當卽書序之鳴

條序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汲郡古文亦云湯自陞

征夏邑大雷雨戰于鳴條則鳴條與桀都相近可知嘗

考桀都在今河南府詳桀都考湯自亳今彰德府往伐桀出與湯

戰則鳴條在河南府之東可知彰德府在河南府之東湯自東往伐也孔

冲遠書疏或云陳畱平邱縣有鳴條亭陳畱爲今開封

府平邱今爲封邱縣屬開封府正在河南府之東舜之所崩

當在于此封邱縣今在河北舜之所崩當在河南也大

昊氏嘗都于陳舜晚年居于鳴條或卽大昊之舊都而

居之與孟子負夏鳴條並舉其地當不甚相遠鄭注檀

弓負夏以爲衛地史記言舜微時作什器於頓邱就時

負夏

即孟子所謂遷于負夏也

頓邱卽詩頓邱亦衛地

地理志東郡有頓邱縣與

地廣記頓邱在淇水南

衛與陳相近又可爲鳴條在今開封之一

證舜末年居此始以咎年所居之地不忘其舊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堯初封于陶至九十年游居于陶後崩于

陶

見汲郡古文

正與舜同也武王克商封舜後于陳卽今陳

州

舊屬開封府今別爲一府

地理志淮陽國陳縣注云舜後胡公所

封淮陽與陳畱相鄰陳畱郡陳畱縣下臣瓚注云畱屬

陳故稱陳畱是陳國亦在陳畱武王蓋卽因舜之舊居

而封之可使守其墳墓此又一證也舜雖耄期猶勤于

民事或以春秋省耕省斂循行郊野遂卒于野中堯典所謂陟方乃外祭法所謂舜勤眾事而野外也民事非一人之事故曰眾事若巡狩征伐不得言眾事矣爾雅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說文云距國百里爲郊則野去國都不過百餘里或二三百里已去國都故曰陟方不在國中故曰野外未見其外于遐方也若遠在零陵不得言野外矣此又一證也鳴條之野其地有名蒼梧者故檀弓以爲舜葬于蒼梧之野沈約注汲郡古文謂鳴條有蒼梧之山舜崩遂葬焉其說是也蒼梧與零陵之蒼梧同名後人因誤謂舜崩零陵也記言三

妃未從未嘗有溺湘水之說楚辭湘夫人謂湘水之神

山海經帝之二女居洞庭謂天帝之女

楚辭帝子降兮北渚帝亦謂天

帝非指堯女舜妃後人妄解楚辭山海經

王逸注楚辭謂堯女娥皇

其女強作舜崩零陵之證益爲誣妄不經矣又按沈約注

汲郡古文遂葬焉之下有今海州三字當是後人妄增

海州爲古郟國秦爲胸縣漢爲東海郡魏爲郟縣梁又

爲東海郡至唐乾元中始爲海州沈約梁人此時安有

海州邪蓋以海州有鬱洲山一名蒼梧山故附入沈注

以爲舜崩海州求合于孟子東夷之說不知孟子所謂

東夷特與岐周畢郢相對則其地在東不必正居東表

古者中原亦有戎夷不必僻處海隅乃爲夷也岐周近犬戎故
日西夷東夷之夷亦因西夷而言也或又據書正義安邑有鳴條亭以爲
舜崩安邑不知安邑並非桀都禹都亦不在安邑鶚嘗
詳辨其謬然則舜崩鳴條在今開封府無疑矣或疑陳
畱有蒼梧之山其說無確據謂舜崩陳畱與檀弓不合
然零陵竝無鳴條之名則謂舜崩零陵亦與孟子不合
信檀弓何如信孟子乎舜陵未知所在始不可考今謂
陵在九疑山歷代祭之祭非其所不如勿祭此祀典所
當改正者也

古尺考

古今尺度不同周尺迄今無存而其度則猶可考也江
慎修謂周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考之于經悉皆不合
考工記言人長八尺以中人言之今折爲五尺則其身
頗短不得爲中人也鄭康成注漢衣謂臂骨上下各一
尺二寸通有二尺四寸今折爲一尺五寸強中人之手
亦不若是之短也醫書謂尺澤至魚際尺澤當肘有一
尺今折爲六寸有奇只能至列缺不能至魚際矣車廣
六尺六寸容三人猶必有空餘之地可以旋轉今折爲
四尺一寸強不能容三人矣席長八尺坐四人見曲禮注亦
必有空餘之地左右可不妨礙今折爲五尺不得坐四

人矣衡長六尺六寸下容兩服馬今折爲四尺一寸強

不得容兩馬矣輪牙厚二寸

記不言牙厚以車人丈互校可得牙厚度

今折

爲一寸三分則牙太薄而輪不固矣祭義言築宮仞有

三尺八尺爲仞

鄭謂七尺爲仞非也

計一丈一尺今折爲六尺九

寸弱則人之長者不可居矣冕延廣八寸

此漢叔孫通制本周制爲

之若僅有今之五寸毋乃太狹乎喪服傳注謂首經圍

九寸若僅有今之五寸六分強中人之首如此其小平

布幅廣二尺二寸玄端服之袂兩邊各屬一幅身亦長

二尺二寸故謂之端若以今之一尺四寸三分爲身則

身太短若身與袂不等何名爲端乎應鍾律長四寸七

分四釐如只有今之三寸弱其管豈不太促乎臬氏爲
黼黻尺內方尺其實一黼臀一寸其實一豆黼爲八斗
豆爲四升古之一升當今二合有奇若黼方尺只有今
之六寸三分半安得容一斗六升強乎臀只有今之六
分二釐半安得容八合強乎卽以六斗四升爲黼亦不
能容矣馬高七尺爲駉六尺則爲駒馬之小者若駉馬只有
今四尺三寸強則與駒同矣凡言馬高以馬首言之也諸侯龜長一
尺是爲大寶龜若只有今之六寸二分半則是大夫之
龜大夫龜長八寸非大龜也見白虎通不得爲寶矣諸如此類皆其不合
者也按度量衡皆出于黃鍾前漢志云黃鍾之長以秬

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

廣者橫也

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

分是黃鍾九寸爲九十橫黍所累也爰以九十橫黍度

製爲黃鍾之管恰容秬黍一千二百粒以今尺度之得

長七寸二分九釐乃用四率比例法推算

古尺九寸爲一率今尺七

寸二分九釐爲二率古尺十寸爲三率今尺八寸一分爲四率

可知古之一尺當今八

寸一分矣又以同身寸度之

中指中節爲同身寸

通得八分一釐

是八寸一分爲古尺眞度也證之諸書度數皆無弗合

身長六尺四寸八分正是中人臂長一尺九寸強尺澤

至魚際八寸一分中人皆適有之車廣五尺四寸弱正

可容三人席長六尺四寸八分正可坐四人衡長五尺

四寸弱正可容兩馬輪牙厚一寸六分強則輪不薄築
宮八尺八寸強則人可居冕延廣六寸四分強首經圍
七寸二分強玄端衣長一尺七寸強不爲短矣應鍾長
三寸八分四釐不爲促矣黼內方有八寸一分得容一
斗六升強矣臂有八分一釐得容八合強矣馬高五尺
六寸強不同于駒矣龜長八寸一分斯可爲寶矣餘可
類推又班固白虎通謂夏以十寸爲尺商以十二寸爲
尺周以八寸爲尺此于經無據以孟子論三代井田畝
數考之周之百畝當殷之七十畝夏之五十畝是商尺
短于夏周尺短于商

井田溝洫有定制非可更易故知是尺度不同蔡邕獨斷

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也然三代皆以十寸爲尺但長短不同耳若謂周以八寸爲尺則未必然周別有八寸之度名爲咫不名爲尺猶八尺爲尋不爲丈也蓋人身可爲度手爲咫說文云中婦人之手八寸指節爲寸偶用以度物而非以是爲常度也說文以咫爲周尺其亦誤矣夫周尺得夏尺八寸則夏尺蓋與今尺略同而周尺八寸之說亦可爲古尺指周尺當今尺八寸一分之確證而惜乎人之不解也

仞考

仞之爲度先儒無定論鄭康成注儀禮謂七尺曰仞包

咸注論語高誘注淮南子與鄭同陸德明諸經釋文皆然趙岐注孟子謂八尺曰仞尙書僞孔傳漢書顏師古注亦然小爾雅云四尺曰仞王肅從其說而聖證論家語注亦謂八尺應劭漢書注謂五尺六寸曰仞諸說不一案仞字从人明是以人身爲度考工記云人長八尺則仞爲八尺可知說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刃聲蓋釋从人之義故以爲伸臂八尺也許君以仞爲八尺其說自確但仞與尋亦稍有不同尋用以度廣故取于兩臂之伸仞用以度深故取于一身之長許君不以人長八尺釋之而解爲伸臂一尋使仞與尋混而無別非

也考工記云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以上文昭遂

溝洫皆廣深相等例之則澮亦必廣深相等是仞與尋

同爲八尺又有明據鄭君于此經無注想亦自疑七尺之說賈疏謂鄭以仞七尺淺于廣

二尺者以涂爲大故左淺校二尺非也其廣言尋深言仞則尋以度廣仞

以度深亦可知矣記又云宮中度以尋與野度以步並

舉步以度廣則尋亦度廣步取于人之張足六尺猶尋

之取于伸臂八尺也如方明壇十有二尋見觀禮重屋堂

脩七尋父長尋有四尺夷矛三尋見考工記幣一兩五尋見禮

記皆以尋度廣長長亦廣也方言云秦晉梁益之間凡

物長謂之尋周官之法度廣爲尋此尋以度廣之證也

淮南子木禾脩五尋此植立而高者本當言五仞而云尋者散文通也孟子枉尺直尋此尋字淡廣皆可言也

左氏昭三十一年傳仞溝洫杜注度淡曰仞淮南子蛇

蟠著泥百仞之中高誘注亦云度淡曰仞諸書言仞者

皆高度高亦淡也

觀禮方明壇淡四尺鄭注淡謂高也

如周書爲山九仞

論語夫子之牆數仞孟子掘井九仞

仞與仞音同古文通

列子呂

梁縣水三十仞莊子步仞之邱淮南子凡鴻水淵藪自

三百仞以上漢書鳳翔千仞之上廣雅天子杠高九仞

諸侯七仞大夫五仞三輔黃圖漢靈臺高十五仞此仞

以度淡之證也要之仞與尋之用雖異而爲八尺則同

惟仞爲八尺故半之得四尺亦名爲仞猶律呂有半律

半呂如半黃鍾半大呂亦有黃鍾大呂之名也若仞爲
七尺則四尺不得爲仞矣小爾雅四尺爲仞其說有確
據孟子堂高數仞此仞字當爲四尺之仞禮器云天子
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考工記殷人堂
崇三尺是凡言堂高者以階言不以屋言也周天子堂
只九尺而戰國諸侯王奢侈或高至丈餘以四尺之仞
度之有數仞也若仞爲八尺數仞當有二三丈恐堂階
未有若此之高者趙岐注此仞字亦以爲八尺非也鄭
君以仞爲七尺于經無據儀禮賈疏以爲書傳云雉高
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

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也不知經傳凡言有幾者皆奇

零之數

如鎮圭尺有二十寸壇十有二尋及尋有四尺皆奇零數也

若適足一丈則當

言築宮一雉何必言仞有三尺乎惟仞爲八尺其宮牆

過于一丈故言仞有三尺也

尋有四尺猶言十有二尺仞有三尺猶言十有一尺

皆有奇零非整數也

但一雉之上僅加一尺似乎非制諸書言十

外有奇者皆是二數疑此三字當作四字與父尋有四

尺文同古文三四皆積畫每致互譌也王宮小寢高五

雉諸侯三雉大夫士二雉庶人一雉天子諸侯之蠶室

不必高大又不可同乎庶人之宮故令高十有二尺也

賈疏謂牆高一丈似凡牆之高皆必一丈其亦固矣鄭

惟據此而此又不足據其說始不可從又案周有八寸

之尺八斗之鬴

用江慎修說

皆為度量則仞為八尺益無可

疑竊謂數之原出于天地天圓而地方天奇而地偶圓

無定而方有定奇無盡而偶有盡故度量衡皆必取於

偶數以其數可盡便於算也

如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十六斗為鬴十六鬴為乘十六斛為石二十兩為鎰此衡用偶數也六尺為步

二斛為鼓此量用偶數也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百八十步為里八尺為尋十六尺為常八尺為軌此度

之偶數也又數皆以十而進如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分為寸十寸為

然則七尺為仞此必無之理而許君八

尺之說為不可易矣

漢書應劭注謂五尺六寸其謬尤甚蓋同鄭說又以為周尺八寸故

折得五尺六寸殊不知周尺實十寸也

卷三終